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 卷四十五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改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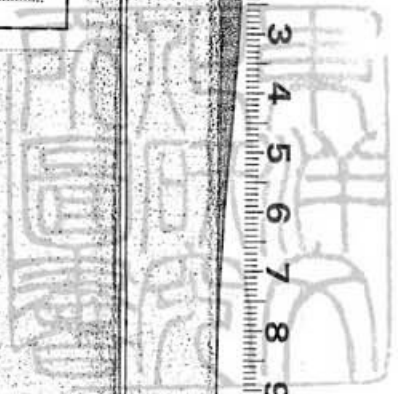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856

0 1 2 3 4 5 6 7 8 9 5



文選

廿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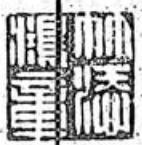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

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玉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何為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譽譽善

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宋玉對曰唯唯

應之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

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

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善本有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國中屬而和者善本有不過數人善本無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

曲名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

鯤濟曰鳳鳥之長鯢魚之長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鯢我蟲之精者曰鳳鯢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

月其蟲鱗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

雲善本無足亂浮雲字翱翔乎杳冥之上絕向曰杳冥夫蕃籬之鷄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籬蒿草之屬鷄小鳥也言

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玉自喻高才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

擊巨於碣石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

爾雅曰何出崑崙墟墟色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良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

海畔山尺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才翰曰言亦有大夫聖人瑰意琦巨行超然獨處向曰瑰

也世善本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曰玉自言其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

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

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見用曰魏秦

張儀一壹字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良曰當遇也今于大夫朔也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善本作著於竹帛脣腐齒

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善本無效明白甚矣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善曰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善曰史記韓信曰同胞包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向曰同胞之徒諸兄弟也言其怨薄兄弟之胞言親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也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

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韓曰謂爭疆弱未定也善

政此一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土擾亂天下諸侯力

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善曰謂充虞曰狹一時也

亡故說去得行焉良曰士謂賢士也善曰孔子思

則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

不然聖帝流德善本德流字天下震懼向曰懼諸侯賓服威振

四夷善本無威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翰曰言連

孟孟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孟器之下善曰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

韓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打孟與打同音于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善本善本無也定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疆

句

善曰

哉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善曰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業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說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

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方今本

無方今有夫宗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輔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因於衣食或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效效精也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全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善曰文子曰群臣輔湊言上書忤旨或欲誅戮使

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

采何書曰掌故甲吏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萬

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善本作異字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銑曰臯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也毛長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

濟曰用文武之道以相用望得信用其說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曰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翰曰孳孳敬懼見怠慢也善曰誇死鄭子

說梁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鷦飛且

鳴矣向曰鶴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

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鳥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善本小人之匆匆而易其

行誦曰匆匆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其詩曰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濟曰愆失恤憂也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斗土續蔽善本耳所以塞聰向曰冕

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察視不見下人小過也難黃玉

以繇裏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難黃玉

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

義也欽曰不求備才於一人蓋收其片善也善曰論語

尚書曰與人弗求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在曲也言曲

自得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齊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

索格所之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自求其分

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直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

使自得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今世之處士善

有時雖不塊然無徒廓然獨居銑曰塊獨上觀許由下察

接輿良曰許由接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

與並隱者



復問蠶、蠶曰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  
 何疑於予哉論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  
 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說也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漢用善本無酈歷食異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  
 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善  
 有者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  
 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  
 繞指也子謂客也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  
 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  
 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  
 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曰以  
 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語曰以

管窺天以蠶力測海以筵延撞濁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者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蠶蚌蛤也測

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

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辭不可通發心

意也張晏曰蠶執瓢也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

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

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

七十君無明君采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

鳴鐘撞之以筵豈猶是觀之辭由臚精馳幼之襲狗孤豚

之咋吐虜至則靡皮耳何功之有良曰臚馳鼠也孤豚小

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  
 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疆言者蓋無功也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臚馳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  
 言豚猶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糜爛也  
 糜與糜古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因固不得已濟曰

羽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此適足以明  
言、以非方於客、雖疆欲勿因醉、固不可得也、

其不知權變而終感於大道也

解嘲之首 辨序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說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

至二千石 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時雄

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

謂雄造作太玄經、以人有朝雄以玄 善本有尚白、道也、白

守淡泊無為之務也 善本有尚白、道也、白

尚白 翰曰、玄

而善本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向曰、上

子生則有云為於世也 生則已止也、善

之珪儋 都 人之繇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說曰、盡忠為尊人

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

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

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善曰、說文、紆青拖可紫朱丹

其轂 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

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轆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

諱之朝與群賢同行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

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符詔金門、玉堂、小玉堂、大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榮上說人主下談公

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謂辯捷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

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

諒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辭廣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善曰、以樹喻文也、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

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者入無倫、善本作間

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鐵小也、善曰、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享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侍郎、且拔擢之、終

至於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謂拓落也、

猶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善本無朱丹吾穀不知一跌、觀將赤吾之族也、翰曰、跌

謂誅滅也、善曰、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昔

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向曰、網謂政教也、解

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

乃為七國、然而秦疆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

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

鹿喻在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

楚韓趙魏為六、就素為士、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

鄒陽傳云、濟北四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君臣數

士者富、失士者貧、齊曰、得賢士則國強、人富、失賢士則國

分五裂之國也、

七

善曰、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昔

謂誅滅也、善曰、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昔

高

世

善

安失士 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 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若  
則危 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 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  
意飛 意所存慕 故士或自盛以彙 訖 或鑿坏 普以道 危雅  
者乃下事也 故士或自盛以彙 訖 或鑿坏 普以道 危雅

入秦 藏於囊中 囊袋也 昔魯君聞顏闔賢 使聘之 致以爲  
相 闔乃鑿坏 道焉 坏屋後牆也 道逃也 善曰史記王綰  
辭魏去 竊載危 雖入秦 至湖見車 騎曰爲誰 王稽曰穰侯  
危 推曰此恐辱我 我寧匿車中 有項穰侯過 餘見向住

是故鄒衍以頡頏頑 苦而取世資 訖曰頡頏猶詭異也言  
世取資以爲師學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 故齊  
人號談天 鄒衍仕齊 至如蘇林曰頡頏音提挈之挈 善曰

頡頏音怪之辭也 鄒衍著書 雖奇怪尚取 孟軻雖連 去蹇  
以爲資 而巳爲之師也 言資以陛下文也 孟軻雖連 去蹇

猶爲萬乘師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 言孟軻游齊 齊不  
能用 適梁 梁亦不用 然而雖往來屯難 不見

任用 終亦爲周威王師也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 善  
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 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 濟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 在西故  
言左 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服虔曰

連西戎國也 應劭曰禹貢折支 前番 潘 禺 音愚 翰曰南  
渠搜屬雍州 在金鞮河間之西 前番 潘 禺 音愚 翰曰南

南故云前也 應劭曰南海 後陶 善本作 塗 翰曰北方遠國  
和 張晏曰南越王都也 後陶 善本作 塗 翰曰北方遠國

應劭曰漁 東南一尉 向日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侯 訖  
陽之北 界 東南一尉 向日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侯 訖

西北王門 陽關有門 侯所以同 侯遠國來朝之賓也 微以  
侯亦官也 如傳曰地理志曰龍動玉門 陽關有侯也 微以

糾墨製以鎖 鎖 方無反 良曰糾墨鎖 鎖皆刑法名也  
曰東以繩微弩之微 善曰說文曰糾三合繩也 又曰墨

索也 公羊傳曰不忍加之 鎖 何休注曰斬腰之刑也 曰墨

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 齊曰倚廬 聖室  
之結其心也 此言備喪制之禮 以示於人也 應劭曰漢律

不爲親行 三年服 不得選舉 善曰結爲倚廬 以結其心

左比傳曰齊晏相子 卒 是以善本無 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  
曼嬰 嚴新 衰居 倚廬 是以善本無 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

魚鱗 雜襲 咸管于八區 翰曰區方也 善曰史記劇通曰天  
下之士 雲合 霧集 魚鱗 雜襲 遷徙

以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善本作陶宗

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

戴纒音史善本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銑曰纒冠也纓

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曰肅玄儀禮注曰纒與纒同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

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當途者外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失勢則為匹夫辭

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

之少濟曰江湖渤澥天下之大水喻國朝之大也四鴈曰

之中四鴈雙鳧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善曰方言曰飛鳥曰

雙四鴈日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翰言三仁比干

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立

遷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

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謏矣且伯夷去德周粟死於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

死而吳亡種蠡禮在善本而越羈向曰吳王不用伍子胥

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五殺古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

說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初百里奚說秦穆公穆公與諸

大喜也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殺毅殺

乃奔趙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

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諸國范雎以折支拉本力蒼善而危穰

侯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脊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

切

善曰

擗也。拉。蔡澤以蔡稟吟。其。而笑。唐舉。擗曰。蔡澤就唐舉。用。笑。見。後。乃。代。范。睢。為。相。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至。乎。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翰曰。言時亂有事。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謂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

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號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驚。謂奔走也。良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善曰。說。

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素餐皆有舉任。故高枕而。自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翰曰。齊桓公於。

縛而用之。為相。殷王高宗得傳說。乃去其短。謂之。履。以。為。師。傳。善曰。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濟曰。侯贏賢人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

餘人。往過。贏無所談。更隱見贏。贏笑。或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翰。

此為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或立。漁捕魚也。或七十說而不遇。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

談間。善本無。而封侯。說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善曰。史。卿。故。號。為。虞。卿。譙。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在紆千乘之。

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在紆千乘之。就賢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

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

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濟曰。擁篲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

或擁篲而先驅。執埽與先驅而行也。善曰。擁篲。郊禘也。七。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  
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信之故也顏少也室栗  
隙蹈瑕而無所屈善本也向曰

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過終  
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非離  
之微則曰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善曰言今天下

則縣令不求諸賢士郡守  
不迎致師傳賢人何用  
群卿不揖容將相不悅眉良曰

求賢人也言奇者見疑行更殊者得辟濟曰奇樂也殊謂

也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  
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

步者擬足而投跡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

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  
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

多物將往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  
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

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向日策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

則下觸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  
詔謂天子之命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

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  
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也善本

字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鏡曰炎炎隆隆盛良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

是知高明冒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備盈之志矣

雷雨之動滿盈備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炎炎不可攬

九擊女者亡默默者存濟曰攬擊執持也言執權用勢

者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也

無

之

極者宗善本作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受

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翰曰清靜寂寞皆

精神道德之所居處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默容無

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

為此道德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言古

之質也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

乃以鷓鴣而笑鳳皇執蠃鳥曲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

也悲夫良曰俞跗扁鵲善醫者也言病甚不逢善醫亦不

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靈入而善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

以下何必玄哉謂曰廢無也言無此太玄豈無所成名

也善曰論語曰君若揚子曰范睢善本有之亡命者善本無

也折脇拉善本作掣口亞免於徽索謂曰腰骨也則睢所

具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向曰翕肩畏懼兒睢初入秦道遇

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征穰侯而代之當也說曰激印

抵抵也言睢間秦王兄弟抵穰侯之候說其是非而代之

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

宜太后長弟也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善曰史記

於關外獲林曰介者間其兄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險

願折支頰於涕唾流洙憤西揖疆秦之相搯革其咽千而

橐



尤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良曰言澤醜兒也頤口向

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若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

新言必搯其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也此得時

也拊背猶隨後繼跡也韋昭曰曲上曰頤數甚切善曰史

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

入則揖應侯應侯死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耶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

應并蔡澤為相說文曰頤鼻並也天下已定金草已平都

休酒面也廣雅曰咽嗑也嗑音益

於洛陽也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秦都於洛陽

金草之事無避也禮記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晏敬姿輅胡脫輓亡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晏敬本輓車之

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

時之務也略謂以木當輅以輓車也

不可移也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

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彫亂而叔孫通擊鼓於

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善曰左氏傳曰接枹而呂刑

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糜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說曰呂刑尚

策 策

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若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  
新言必搯其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也此得時  
也拊背猶隨後繼跡也韋昭曰曲上曰頤數甚切善曰史  
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  
入則揖應侯應侯死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耶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  
應并蔡澤為相說文曰頤鼻並也天下已定金草已平都  
休酒面也廣雅曰咽嗑也嗑音益  
於洛陽也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秦都於洛陽  
金草之事無避也禮記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晏敬姿輅胡脫輓亡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晏敬本輓車之  
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  
時之務也略謂以木當輅以輓車也  
不可移也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  
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彫亂而叔孫通擊鼓於  
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善曰左氏傳曰接枹而呂刑  
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糜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說曰呂刑尚  
之事也糜壞也言刑法殘敝秦為酷暴漢與而蕭何制造  
律法合其時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  
禮記曰國家糜弊鄧展曰靡音糜漢書曰相  
國蕭何摛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  
善本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諱布內也善矣良曰諱非也言  
之字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服虔曰世惟字矣時宜不同故不  
猶繆也善曰惟布世切惟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  
殷之時則感矣善本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善  
作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濟曰並言

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夫  
同勞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在亂之事與也夫  
蕭規曹隨蕭何律法之規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

留侯張良也奇功若泰山響若砥柱類善本作蹟應

名曰隴城其山堆傍者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城隍城  
下禮切韋昭曰城音若是理之是善曰字書曰巴蜀名

山堆落曰城韓子曰太山之功長雖其人之瞻善本作蹟應

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說曰隄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

是也瞻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

不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濟

事本不可為而強若夫蘭先善無生收功於章臺翰曰趙

璧而秦王發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持璧入秦秦  
王見指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

言璧有瑕發願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相如相如因不與  
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蘭生之功

也章臺臺名晉灼曰四皓采榮於南山向曰四皓謂東園

角里先生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  
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

猶德也言呂后朱德於南山也善公孫創業於金馬驃

騎發跡於祁連說曰公孫弘漢武帝時射策甲科拜為博

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百馬長卿  
百戶祁連地名善曰公孫弘射策於金馬門

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

也竊私取也貨則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食之東方朔乃  
技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炙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

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  
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曰晏不

來東方朔獨技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  
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技劍割肉一何壯也

對策

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清靜見也。默然，謂此並。

答賓戲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果，頭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魏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

折

善曰

云名而已矣。

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史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史，不可變易也。善曰：惟南子曰：士有故，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

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夫德不得善曰：左氏傳：淑彖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善本行作敬字。良曰：德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

於身也。特，獨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乃

墨突不黔。

巨炎切。濟曰：棲，棲遑也。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暝，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窟也。黔，黑也。不黔，饑食，故不黑也。善曰：音貴及時，故不銜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韋昭曰：暝，溫也。言坐不暝席也。一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善曰

善曰

或為於  
義雖同非吉  
文也

由此言之取捨善本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善本

餘事耳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者

守靜無為也舍者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向曰

實謂主人也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莫龍虜之

文舊矣銑曰游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

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又也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

以喻帝德也沈沈言其洋溢可游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卒不能

據首尾奮翼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游於高遠

也喻求振拔洿烏塗跨騰風雲濟曰洿塗淺水而有泥者

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使見之者景善

上

作駭聞之者響震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駭響則驚

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向曰枕經典而卧鋪詩書而居也紆

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銑思於毫

芒之內銑曰據舒也字宙天地也銑精也毫芒細小也言

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潛神默記且以年歲良曰且

之且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縮音且竟

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搗

藥如春華猶無益於殿了最也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搗發

於一世雖辨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

事之先後也。劉德曰：賈辭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滯。故

章服曰：擄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

上功曰最，下功曰殺。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

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韋曰：實勸主人，且為推

主人道。爾而笑曰：向曰：道寬舒顏色之兒，項岱曰：若賓之

言，所謂見勢作也。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說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榮，燭

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曩者

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良曰：發者昔塗道也。蕪，亂也。馭，理

牧師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騖，謂亂

走也。侯伯諸侯也。方並軌跡也。項岱曰：方併也。魏、韓、

七雄。魏、秦、楚、齊、趙、燕、韓、魏也。魏、秦、楚、齊、趙、燕、

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向曰：馳，急風也。電，激謂

救諸侯之危也。其餘，姦必飛景附雲，燿燿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說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姦，火飛也。景，影也。雲，煙。疆，盛

如影之附形，恣為疆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韋昭曰：馳

風之舉，振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畢。爾之曩，善曰：說文

燿，火飛也。燿與標古字。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鉉刀皆能

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擗，磨皆自微厲也。言當此

斷，亂蓋亂世易為木。韋昭曰：擗，摩也。善曰：韓詩外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乃為書約之繫，悉矢射與燕將。燕

卷之五

九

將得之、位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魯連、仲連棄而不受、蹶棄也、善曰、虞卿以顧盼而拾相印、翰曰、秦昭王遣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見趙相虞卿、虞卿變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盼之間、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乃棄相印而去也、

鳥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向曰、啾、衆聲也、投、合也、淫、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岱曰、啾、口吟也、

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李音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偶善本時之會善本移風易俗、善本作風、善本非君子善本有法也、善本言人因乎權、勢、合於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非、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謂、之、事、遇、時、獨、變、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及、至、從、人

合之衡、音人散之、良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從、人、謂、蘇、秦、六、國、之、徒、使、棄、君、事、秦、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齊曰、亡、命、謂、棄、君、命、而、不、得、志、也、漂、說、謂、誇、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皆、發、感、動、於、人、若、也、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

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翰曰、三、術、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效、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歎、風、塵、謂、顛、沛、喻、危、亂、也、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據傲占乘邪、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傲、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不、久、計、也、朝為榮華、善本夕而善本顛頽、禍不盈、齊禍溢於世、濟曰、骨、目、臣、也、不、盈、目、臣、者、言、不、久、

也李奇曰當富貴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

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買

古國韓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

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太子之門不韋乃以奇物玩好

王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凶人

惟吉士說難既道其身乃囚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

李斯所疾乃囚而死道秦貨既貴厥宗亦墜銑曰秦貨謂

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貴

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國太后有私於

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善日向注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

孟軻養浩然之氣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

自放逸也善曰孔叢子子彼豈樂為迂夫闊哉道不可以

貳也事蓋為人之道不可貳行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

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方今大漢所賣掃群

穢夷險芟荒翰曰洒掃辟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

掃即今掃字也廓帝絃恢皇綱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

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義曰

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舍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

謂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是以

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

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是以

天地曰沐浴玄德稟仰大和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

沐浴浴音澤尚書曰玄德非聞法言枝附葉者善本譬猶草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

云人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也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

沈軌音濫音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

欲從整毛敦回而度高乎泰山懷

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翰曰軼斯謂

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而謂亦有所制作也

於箕子問以天道政理之事善曰尚書曰各繇矢厥謀又

歸又曰王勝殷以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兆

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

項岱曰周衰王霸起軼斯

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

敢問上古之士馳身行道輔世

所制作也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各繇護虞箕子訪周



議使百工營求諸博業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

伯果遇太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眉垠

威有賢才象貧貨車於道側見齊桓公過於路乃為高歌

相公聞而納用之康衢道路也張良步趨下邳垠上有一

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受之後佐漢高祖

定天下也邳地名善曰爾雅曰五連曰康四連曰衢晉

灼曰垠雁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

之策展無窮之勲也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

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建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

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勲功也建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

興董生下帷發藥儒林著書十二篇號曰新書興行也董

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井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

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述鄭玄曰優

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帝拜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

試為我著素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三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

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也分辨章句之舊聞以

陸

又

司

行於世也譚深也揚雄著書十二篇號曰法言又作太玄

經萬餘言項岱曰河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元祿

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凡

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文譚十二卷象

論語號曰法言渾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若與向

天即太玄經也言渾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若與向

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闡之下而

君納而行之闡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與室也言能盡先

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真真善本無

中應發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真真善本無

之場鏡曰婆娑縱遊兒也項岱曰婆娑休息乎籍籍之圃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良曰言籍籍多如草圃之育用納乎聖

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

言

言

言

言

言

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夷善本作伯夷抗行於首陽惠善本作柳惠降志而辱仕日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降志善本作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顏淵曰

也孔子遂備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善曰春秋元命包孔子曰立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也王道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善本有也字良

成也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友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

又

聖哲之道所當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番而復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

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度俱反翰

味

所好也爾故也天符天性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德之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神之聽善本

之名其舍諸銑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有善惡之名皆

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賤示不知其將

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

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剖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

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斫，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應作膺龍潛於潢汙，為魚竈蝶列之。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潢汙，小水也。蝶，謂日左氏傳注曰：蒿，小水。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據皓，善本。蒼也。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據吳蒼皆天名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據音。故夫泥蟠盤而天飛者，應作膺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鏡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下和，隨隨侯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章明也。項岱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蛻而外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岳神

如子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若乃牙曠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毫分。能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項岱曰：牙，伯牙

也。曠，師曠也。管，鐘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

分也。善曰：鍾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

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推巧於斧斤。翰曰：逢

蒙，善射。般，善車。輪，推也。巧，技也。推，專也。善

曰：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

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

於千鈞。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烏

獲，名。奕，韋昭曰：推，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

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鵲，音銀。鍼，曰和

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良曰、走主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走然也、厠間也、彼列謂列牙曠、研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右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群臣也、善曰、禮記曰、汎樓

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翰曰、舫上起樓、故云樓舫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簫鼓鳴兮發棹歌、善曰、棹歌、棹而歌也、

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并序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盛役、彭澤縣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淵明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蕭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濟曰：思求於役，故形

何所惆悵而獨為悲。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

諫，知來者之可追。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策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三徑，舊亦慕之。言久不行

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  
言鳥畫飛却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向曰無攀也謂貫其堅貞

稍陰日盡蠹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銑曰焉何也

孫穆昇親昵絕交遊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  
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詒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疇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潘

文曰詩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或命巾車或掉

孤舟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掉於孤舟將游行也

猶注曰巾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翰曰窈窕長深

行如以尋之也嶇險也駕車以步之也善曰曹摅

贈石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埋蒼曰崎嶇不安之兒也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向曰欣欣春色兒涓涓泉流

樂也家語金人錄曰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銑曰

涓涓不壅為江為河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

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

若若休其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良曰

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善曰尸

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濟曰帝鄉

善曰孟子曰博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

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

云耕音茲協韻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

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神其所執之杖於田

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也。善曰：東征賦曰：「慙良辰而將行，惟南子要畧曰：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沔而賦詩。向曰：東臯，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琴賦曰：「臨清沔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萌，死有所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子夏，衛人也。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上平也。下去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說曰：上下相應也。曰：發猶見也。聲謂官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齊曰：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良曰：經，治也。厚善本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教也。賦，直也。比，喻也。興，起也。雅，正也。頌，美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教也。賦，直也。比，喻也。興，起也。雅，正也。頌，美也。

風俗。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教也。賦，直也。比，喻也。興，起也。雅，正也。頌，美也。

風俗。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教也。賦，直也。比，喻也。興，起也。雅，正也。頌，美也。

風俗翰曰厚謂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

諷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諷諫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戒故曰風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風化風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國史明乎得失

得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吟詠情性以風

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

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濟曰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向曰邪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

形言正天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則正也

雅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然則關

雉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而南向曰周南篇名善曰自從也從北鵲巢鷦鷯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

化之基良曰鵲巢鷦鷯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

文王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而無傷

岐

岐

岐



善之心為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 尚書序口首

孔安國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善註周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也。齊曰倫次也誥言也與深也揆致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之

述

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代祖故云先君生

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不能一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蕭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讚易道以默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

收迷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艾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曰艾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

之如艾荒草而平之也自浮豔之辭如刀剪而截之宏大也垂世謂行於後世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凡百篇疏曰典謂堯曲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

諸康誥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

有

名如此之類、恕者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良曰、

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千、人、也、徒、衆、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濟曰、逃、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向曰、

孔子也、藏書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考求儒雅、以闡大猷、向曰、

於壁中也、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

餘篇、以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

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

經、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王又外孔子堂、濟曰、王、即、聞金

其

書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更以竹簡

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

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

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采

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齊曰、言定篇已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說曰、巫蠱謂時正充誣矣、天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加特進、善同翰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

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

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魯

謂之春秋、其實一也、說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善本有出字、濟曰、言知周室為王之所由、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

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諸所記注多

遠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志記也

也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

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刊削也其餘則皆即

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

良曰畧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緩其旨遠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

葉究其所窮窮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

趨之餽之餽曰使學皆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饜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垂法史書

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

成義類者說曰其理微顯者使明之其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

義

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善本作為而彼稱族尊君命

含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善本作壁假許田之類

是也四曰盡而不行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

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也附于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齊曰假設

或有人問將發復答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錯曰錯雜也若如善本所論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翰

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

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於立明之傳有善本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者如此也

而更虜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虜淺也言諸家及更

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脩丘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惣歸諸九推變例

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

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

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相與為部九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

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詳論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

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銑曰孔子卒後而為或人所謗云孔

子自立為素王以立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

辟善本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

麟之時以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銑

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也答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

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於善本獲麟之一句者善本無所感而起固所以為

終也曰然則善本無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

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王能求天之福以承天命

周之美可彞文武之迹不墜王未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

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合也

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善本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

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

身之防周曰言以忠信禮樂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善本

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

子路欲善本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向曰

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善本先儒以為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迹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

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

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說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

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

身之防周曰言以忠信禮樂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善本

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

子路欲善本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向曰

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善本先儒以為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迹誣

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 三都賦序

善曰：魏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

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至出二十始受書，常患風痛

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

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本注同。

###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

平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使人不能加也。

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

細

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皆之為文，人之賦麗以則。

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貫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

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向曰：言周兼於夏殷

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

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然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

有賦體。子夏序詩曰：善本有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



之流也善曰西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

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而賢人失志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良曰炳明也善曰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

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辭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

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翰曰言後世因宋玉爭競之文自此而起

風雅體失自此漸長風雅之則於是乎乖善曰漢書曰其為後麗宏廣之語沒其風喻之

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曰

單

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者單天地之表

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善本接榱

不容以居也翰曰充備也廣厦大屋也其中高者至如相

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

光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

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得賦縱橫賦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

終以約簡之制銑曰宏大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

賦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也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善

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若夫士有常產俗有舊風濟曰

常出之物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而

謂土地所

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虛張異類訖

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善本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向

相法也據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蟻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敷也容過也非一時言又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沈後漢書序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地

彼裂據函會夏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也交益吳蜀地名函夏

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

偏王良曰作者謂左思也壞美琦大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馬賊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

而魏氏善本無以交禪比唐虞既以善本著逆順且以為

鑿戒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

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考分去次

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荆之分屬吳也善

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域又曰動物宜也植物宜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

年而語矣自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二國

之士各沐浴所聞誦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謂得

史公曰成土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據

琦

殖

聞

折

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作者

又因容善本有主字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

出，可得披圖而校。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此

實媚人曰：難哩。天下物土之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

豈誣也哉。銑曰：披，憑也。誣，虛也。善曰：周禮曰：惟

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

越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言

曰：藏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有修武令，有能

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歷

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藏榮緒，晉書曰：崇為大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

肥遁於河陽別業。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

道無不利。肥，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

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善

沼，多養鳥魚。翰曰：觀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向曰：技，樂

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為樂，入

則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遊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

曰：玩琴以保暢。又好服食，咽伊氣，志在不朽，傲然有陵善

本

為

書

作凌雲之操向日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字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欬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日崇後為太僕因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翰曰黷汙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黷黷也毛詩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向曰儻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善本者令造新聲而播善本有絲竹也說曰播布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州學司書蕭 校對  
 鄉貢進士楊 楫 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也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冀位之心因此賦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